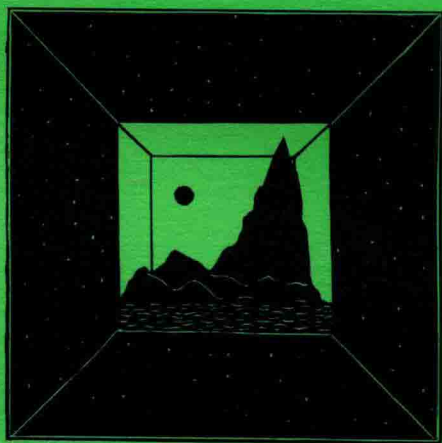


读书
文丛

陈彩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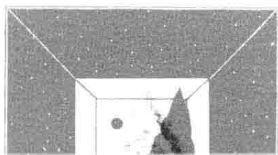
在高山和天空之间



陈彩虹

读书
义从

在高山和天空之间



Copyright 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高山和天空之间 / 陈彩虹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9.2

(读书文丛)

ISBN 978-7-108-06276-5

I. ①在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经济学—文集
IV. ① F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9802 号

责任编辑 李学平

装帧设计 薛宇

责任印制 宋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

字 数 157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36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 录

1	自 序
10	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
26	上帝、数据和故事
39	大数据的困惑
55	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繁荣？
68	聚沙成塔，塔成于沙
77	现代经济学与生活常识
89	走一走“奥地利之路”
96	红绿黄灯是干什么用的？
105	货币的未来
117	世界经济的大衰退正在到来？
133	关于体制思维
145	关于经济战略思维
157	“独木桥困境”与道德底线意识
167	经济学家和普通人
177	“以人为本”的管理悖论

- 183 在高山和天空之间：关于生命有限和无限的追逐
- 212 我读俄罗斯
- 240 湖南人与“湖南人”

自序

这部文集，收录了我的十八篇文章。从时间上看，大部分文章是近年写作和发表的，少量几篇成文稍早些，考虑仍不违时，略加修改后列入其中。从内容上看，主题有些分散，第四次产业革命、经济学、经济生活，以及人与社会，都有涉及。在给书命名时，我就颇有几分犯难，选择现在这个书名，怕也是概括不了这里多元的言说。好在所有文章，均较充分地展示了我看、我思、我想，从“我”的视角展开来，就可以得到所有文章共有的“主线”。

出于阅读方便考虑，我将文章分为四个小小的集合，大致有一个主题性的归拢。自然，这绝对算不得是严格的分类。

既然“我”是文集的主线，干脆，在这个序里，我就讲一讲“我”。在内心深处，我是涌动有“小目标”的。拿“我”来讨论一番，是想将自己写进这些文字里的基础理念、逻辑共性和生活主张，完全地晾晒出来。当读完这个序时，读者若是清楚了我所晾晒的东西，那么，后面的

文章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选题，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观点，还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行文走向，也就迎刃而解。这恰如长江顺水行船，出了三峡，便是一马平川。

“我”，在世界各种各样的语言中，应当是使用最频繁的词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频繁地使用“我”，却很少有人对这个词本身去深入思考。在科学研究和思想领域，情况大不一样。从古到今，中西学家们都对“我”特别是“我是谁”之类的问题，大有“打破砂锅璺（问）到底”的探究。

西方学者将“我”分为“主我”和“宾我”。“主我”，是指人作为主体，积极地去知觉和思考的那部分；“宾我”，则是指人作为客体，被注意、被思考或被知觉的存在。通俗地讲，“主我”就是我看外界时的状态——“这里的秋景真美”，这可是我主动看出来的，此时之我，当然是“主我”；“宾我”是外界看我后的评说——“张三是位学者”，如果这里的“张三”正好就是在下，我就被外界“宾”成了“学者”。就是在这样“主我”和“宾我”的基础上，西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理论学说。

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分类和思考。例如，“我看物，我看我，物看我，物看物”之说，这颇有几分文字游戏味道的汉字排列，实则分离开了作为主体的“我”和作为客体的“我”。中国思想偏向关注现实社会生活，既重视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主动去认识世界（认识论），又追求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达到某种理想境界（价值观），因此，

中国思想是以“主我”为核心的，“宾我”只是在对“主我”做相对应的衬托时而存在。为何这样说呢？

“我看物”，就是“主我”在认识外部世界，而“我看我”，便是“主我”在认识自己这个“宾我”了。“物看我”呢？不要以为，这里的“我”处在被看的“宾我”位置上，就弱化了“主我”的大位，由于“物”并不具有人类的知觉和思考能力，“物看我”实际上是从物的视角，由人作为“主我”推测地来对“宾我”进行评说，仍然还在“我看我”的大范围之内。换言之，这是“主我”借助于“物”的位置来评说“宾我”。如此说来，“我看物”“我看我”和“物看我”，其实都是重于“主我”的。

至于“物看物”，这是一种中国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在这既无“主我”又无“宾我”的格局里，只有“物”的存在，那就是“无我之境”。中国思想的奇妙之处在于，这里的“看”，还是从人这个“主我”发出的，还是借“物”之位来看外部世界，却不再带有“主我”的个人主观意志，看到的也就只是自然而然之“物”的存在，没有任何社会历史环境附加上的特殊成分。显然，这就是一种纯然客观的境界。

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，如果“主我”能够不加任何主观色彩地去“看”外界，如同“物”去“看”一样，那将获取绝对客观的知识，或者说将获取真理，那是人的认识论的最高境界；如果“主我”能够将自己排除在外去追求大善、大美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即是全然“无我”，

如同“物”中之“水”一样，“利万物而不争”，那将是人的生存价值观的最高境界。可见，就在这“物看物”里，隐含着中国思想关于认识论和价值观极为丰富又深刻的内容。

现在，我们回到本文集的“主线”，也就是本书作者这个特殊的“主我”身上来。

这里的十八篇文章，都在“我看、我思、我想”的大麾之下，主要内容无外乎“认识外部世界”和“生存价值追求”两大分区。由“主我”出发，我努力去追求认识外部世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，“大真、大善、大美”，对于我，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，无时无刻不在牵引着我向前，尽管那个极致的“真善美”目标，提供给我的仅仅是一个方向，那就是“物看物”的终极处，遥不可及，但可以无限地去靠近、再靠近——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之中，我获得了点点滴滴的“真善美”。当我将这些获得凝结为文字时，我内心的希望是，更多的人，在认识世界和价值追求中，有同样“真善美”的获得，甚至是更多、更大、更高的“真善美”的获得。

在现实的世界里，并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或是绝对的人，比如说，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，绝对地精确或绝对地模糊等，我们都是看不到的；但在人的头脑里，即在“主我”的深层意识里，普遍地存在“绝对性”的认知和判断基因，这就是“我看物”和“我看我”时的主观意志，它使得人们经常“绝对化”地去看外部事物和人，并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。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情况：赞

成一种观点便完全不讲它的不足，反对一种观点便彻底不讲它的长处；歌颂就一定完美无缺，批判则必须一无是处。基于此，即便是高度警醒的智者，也难免不时掉入“绝对化”认知和判断的陷阱之中。我要宣明的是，这部文集所有的文章，我力求的是“非绝对化”的世界观，但字里行间，是不是仍然有“绝对性基因”的流露，自当由读者的“主我”来评议了。

总的来说，源起于“大真、大善、大美”的导向，秉持“主我”对外部世界和人“不绝对”或“不走极端”的整体把握，我将所看、所思、所想，摆布在虚实之间，来去于有无之境，或动或静，时快时缓，在适度中张扬，在拓展中均衡，以“我看物”“我看我”和“物看我”为轴，始终朝着“物看物”的“无我”方向运动。就这样，我在认知中延伸思考，在思考中获取智慧，在智慧里给出定论，最后达到某种内心的喜悦。应当说，文集集中的每篇文章，大体都有如此完整的思想线路。

这部文集有三个围绕“主我”梳理出来的“要点”，值得在此多费些笔墨。

首先，这部文集的基础理念是“中庸”。中国思想的精髓“中庸”，其要领是不偏不倚，不绝对化，不极端化，认定“偏”和“倚”必定带来事物性质的变化。“物极必反”就是“中庸”理念的反面佐证，它与西学思想中的“度”，大有相当程度的契合。在我所看到的现实世界里，中间道路、左右兼顾、多方平衡、温和圆融等的非极端性

安排，常常是事情顺畅展开并达到目标的有效选择；在我所思、所想的思维世界中，我发现许多“绝对化”“极端化”的思想建设起来的城堡，大多留有致命的缺陷，因而而不堪一击；而那些综合了各种理念，甚至在彼此对立的思想中获取了积极元素的学说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可以抗拒来自多方的攻击。辨析开来，在我内心深处的起源性思维，显然是“中庸”的，所有的文字全都铺开在“中庸之道”上。

其次，每篇文章都非常在乎内在逻辑的完整和一致性。我笃信，思想性文章质地的优劣，取决于逻辑是否完整，取决于逻辑是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。当你读完一篇文章时，段落消隐了，文字退去了，如果头脑里留下了你确信的某个观点，或是留下了你怀疑却会继续去思考的某个结论，那么，文章逻辑的完整和一致性的力量就显现了。当年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，循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夺的主线，以逻辑的完整和一致性，得出了剩余价值必须回归劳动者的惊天之论，喊出了“剥夺剥夺者”的制度变革口号。这位逻辑巨匠的历史经典，让后来思考者无不高举逻辑的大旗，在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奥妙后，逻辑严密地讲述出来，转化成人们认识世界的利器，推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。对于逻辑力量的敬重，我努力地将全部的文字推入逻辑的轨道。或者说，就“主我”的写作意志而言，文集里的文字没有在逻辑之外的。

第三，文集中关于现实生活的见解，结合了理论的逻

辑，但更多是源自生活的智慧，或者说是生活的逻辑。生活总是历史的、具体的、特殊的，而理论大多是超然的、综合的、一般的。生活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不同，在于后者可以列出清晰的约束条件，去寻求终极的“最优解”；前者却无法理清究竟有多少约束条件，寻求“解”的过程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是“试错”的过程，最后得到的“解”，当然地具有不确定性。所谓生活逻辑，“主我”认为，就是在约束条件不可能完全清楚的情况下，以“灵活变化”的思维，根据适时掌握的约束条件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去寻求“相对优的解”的过程。理论逻辑的实践意义在于，它提供了一种确定的从约束条件到“解”的思维方法，有助于人们形成和强化逻辑思维，在实践中较快、较优地梳理约束条件，提升寻求“相对优解”的效率。很清楚，最理想的格局，莫过于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，一旦现实生活遇到问题，你只需简单地套用理论就可以找到“最优解”。遗憾的是，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这样“统一”的时候。因此，关于现实生活的见解，需要结合理论逻辑，但必须超越理论逻辑，必须运用生活逻辑或智慧。我特别欣赏歌德的那句名言：“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”要知道，现实生活总是存在超越理论逻辑一般性的丰富的特殊性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解释一下文集之名。取用“在高山和天空之间”这一名字，“主我”并不是想用它来概述文集的主题，而是想体现出每篇文章对“有限和无限之间

关系”的认知与理解——我思想的基础理念是“中庸”，而思维的方式是游走在“有限和无限”之间的，总是试图从“有限”看“无限”，或是反过来从“无限”看“有限”。高山再高也是有限的，天空则无边无际；生命是有限的，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是无限的；地球上的黄金储量是有限的，人类想象出来的“货币”完全可以无限。一言以蔽之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，但我们可以越过所有的边界，透过思维的神奇，让眼界伸展到没有尽头的远方。有句英语名言说，There will be obstacles. There will be doubters. There will be mistakes. But with hard work, there are no limits。我的解译为：“障碍限，疑者限，失误限，若尽释能量，何限之有？”我想，读者若从“有限和无限”的视角来看这小小的文集，或许容易读出些意味来。

有朋友读过我的文字，认为有一定的思想深度，但读起来颇有些辛苦，因为时常要在一个句子、一段文字后停顿下来，重读一遍，思考良久。是不是可以将文字写得更通俗些，通俗到一眼看过去，就完全明了而无须回头？

我非常理解这些朋友的感受，也竭力做过文字通俗的许多尝试。不过，我不大认可“思想深度”“文字通俗”和“阅读辛苦”之间的简单关联，因为思想类的文字就是写得再通俗，若有“深度”令人回味和思考，也会带来停顿和重读的“辛苦”。是的，思想类的文字，“思想深度”和“文字通俗”的兼备是最佳的境界，达到了这种境界，阅读起来，文字或许令你轻松愉悦，思想却必定让你深

沉。在我看来，只有在一些文字前面停留、思考，回头还要再看看，甚至留下阅读的评说，那才是好的思想作品。我是怀揣这样的要求来写作的，一字、一句、一段，到整篇文章。

陈彩虹

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

修改完稿于北京城区日月斋

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

- 人们惊讶、感叹并享受技术进步和功能扩展时，却真不知道，如此“颠覆”的，只是从桌子上拿起话机，改变成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精巧玩意儿，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将出现断崖式变化。
- 作为“自然人”的整体，我们现在像是温水煮锅中的青蛙。

看科幻电影，时常会有些紧张和恐惧感。相对于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，人很渺小，无法掌控，陡然就会陷入无助情绪之中。这如同小时候和小伙伴围观蚂蚁窝，我们就是外部巨大的世界，蚂蚁如果有人一样的感觉，也一定会紧张和恐惧。好在我们走出“科幻之境”并不困难，出了电影院，眼前车水马龙，即刻就会将我们带回当下——该吃就吃，该喝还喝。

但是，当我读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·施瓦布教授的《第四次工业革命》时，紧张感和恐惧感，一直消除不了。面对这次横跨物理、数字和生物诸多领域的“集

成式”工业革命，速度、广度和深度无从掌握，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，目前无法预料。福兮？祸兮？

究竟什么让我们紧张？

迄今为止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，分别以机械生产、电力和生产流水线、计算机为代表。现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。按照施瓦布的说法，这次工业革命的本质，完全不同于前几次。它不是某个方面的进步，而是横跨了诸多领域，不同技术可以贯通起来，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时空无限的产品。就此来看，这次工业革命要找出某个代表物，如机器人、量子计算、DNA 编辑重组物等，恐怕会十分困难，“集成式”革命带来的成果，实在是太多、太广还太神奇。

不过，回看前三次工业革命，并就眼前革命的成果来看，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“机器替代人”。当然，这里的“机器”需要做广义理解，它们不只是单个的人造物理实体，还包括互联网、虚拟平台，以及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他存在物。在此，重要的有两个方面：一是每次革命创造了什么“机器”，二是它们又能够替代人的何种功能。

一般说来，前三次革命创造出来的“机器”，是以物理机械性为主的，很小部分具有智能性。这样的创造物，只能替代人的部分功能。粗略地看，第一、二次工业革命，是机器对于人手、脚的替代，以及眼、鼻、耳等五官

的简单功能替代，或说主要是对人的体力替代；第三次工业革命，以计算技术为基础，开始了对人脑的部分替代，或说是对人的智力替代。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飞跃性的，它由人的手、眼等向外延伸，转向了人脑的“机器化”创造，人们将计算机称为“电脑”，表明了这次工业革命的某些特质。同时，也预埋了这样的潜在走势——如果将替代人手、眼等的“机器”和“电脑”结合起来，是否有替代完整人的可能？

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就在这样的预示里，符合逻辑地到来了。现实已经展示了这样的走向，在前三次革命的基础上，通过多种技术“集成”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“超级机器”，进一步替代人的体力和智力，甚至替代人的全部功能，成为“机器超人”。我们这些上苍“用泥巴”捏制的“自然人”，或许在这次革命后，就不再孤独为单一人种，人类社会将添加新的“机器种群”了。这，究竟只是令人兴奋和愉悦，还是也会令人紧张和恐惧？

这就要看“机器人”对“自然人”的关系，是否还可能保留前者为“仆”，后者为“主”的状态，即“自然人”是不是还能够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，有效地对“机器人”加以管控。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，“机器替代人”虽然也带给人类社会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的难题与困惑，如阶级冲突、失业问题、环境污染等，但整体而言，人类对那些“机器”的认知是清晰的、可控的；人的主体地位，只是受到某种“异化”，即一时地、偶尔地、部分地被